



他错过了小女儿的出生 也没能赶上送爷爷最后一程 这个顾家的年轻民警说： “我不是‘工作狂’ 疫情结束就回家”

从1月23日算起，杭州湾新区庵东派出所民警梅祖彬已18天没回家了。

在这18天里，他错过了小女儿的出生，也没赶得上送爷爷最后一程。他一如既往地执勤、出警，很少有人留意到这位年轻民警微红的眼睛和内心的波澜，因为这几天，大家都要面对更重要的事。

梅祖彬说，他其实比谁都明白：除了生死，其余都是小事。做出这样的选择，不仅仅因为自己是党员，还因为他确定眼下手头做的，是更生死攸关的事。

“我不是‘工作狂’。”梅祖彬强调，“留下是责任，疫情结束我就回家。”

1

“这样你也安心我也安心”

爷爷去世的噩耗传来时，梅祖彬正在高速路口的卡点值勤。

那是1月30日下午，如果没有疫情，那天应该是春节长假的最后一天，而他应该陪在老人身边。

梅祖彬出生在丽水，在爷爷身边长大，小时候他觉得爷爷高大强壮，无所不能。哪怕这两年爷爷老年失智，在梅祖彬心里还是最亲的人。春节前，老人发病进了杭州的医院，梅祖彬一直想着去看他，可新冠肺炎来了。

“非常时期，丧事从简。”父亲在电话里迟疑了一下，“那你还过来吗？”

“我忙完尽量想办法回来。”梅祖彬说，脑海中浮现的，是去年年底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。爷爷早就不认得他了，可那天走的时候，却破天荒地拉着他的手，“慢慢走啊”。老人看着他眼睛还是那样亮，让人分不清，那究竟是年轻时的锋芒余光，还是一层盈盈的泪光。

梅祖彬努力憋回眼泪，他向领导请了第二天奔丧的假，然后继续回到卡点拦下一辆辆车，让司机接受体温检测。

返程的小高峰逐渐到来，长长的队伍让每个执勤者忧心忡忡：“这么多人回来，防控风险又大了。”

那一天宁波发布的消息是新增确诊新冠肺炎病例21例，这个数字挑动着很多人敏感的神经。梅祖彬晚上在所里值班，马不停蹄地出警，警车一次次驶进沉沉的夜，路上没有一个人、一辆车，远远近近的灯亮着，谁也不确定安静的万家灯火里潜伏着多少危机。

第二天的消息是杭州湾新区也确诊了第一例，网格化排查重点地区人员的行动已开始，节骨眼上，两位从外地回来的同事居家隔离，派出所人手非常紧张。梅祖彬觉得作为党员，这个时候得留任一线，犹豫再三，又给父亲打了电话。

“留下来吧，这样你也安心我也安心。”父亲说，“你爷爷，也会安心的。”



梅祖彬在值班的间隙，看着妻子和大女儿的照片。

2

“只要健健康康的，什么都来得及”

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，宁波疫情防控“十二条”措施出台后，梅祖彬和同事们更忙了，而他的小女儿就是在这时呱呱坠地的。

憋了一个新年，习惯了热闹的人蠢蠢欲动。梅祖彬抓到过凌晨一点，6个十五六岁的男生在外面打篮球的。他们低着头叫他“警察叔叔”，说实在闷坏了，才半夜瞒着父母出来。看着这些差不多和自己一样高的孩子，1988年出生的梅祖彬哭笑不得：“胡闹！口罩戴上赶紧回去吧，你们知道我有多想回家吗？”

最后一句话脱口而出的时候，他突然觉得鼻子一酸。

那个春节，一家人分散在各地。梅祖彬在庵东值班，怀着二孩的妻子原本在宁波上班，节前回娘家待产；3岁的大女儿跟着奶奶住在丽水乡下；父亲一直守在杭州医院，刚带着爷爷的骨灰回到丽水……

就是那天早上，梅祖彬接到电话，妻子临盆在即，要去医院生产了。那时他在出警的路上。片

刻的犹豫后，电话那一头几乎和他异口同声：“还是别过来了。”一来确实分不开身，二来回去对产妇和宝宝都不安全。

梅祖彬心里并不好受。4年前妻子第一次怀孕时，他被派往非洲，在利比里亚执行维和任务一年。可没走多久，妻子就意外流产了，情绪非常低落。他想尽办法开解，无奈隔着小半个地球、8个多小时的时差和时断时续的网络，总觉得有心无力。

“那时我就想着，以后再遇什么事，我一定陪在她身边。”

可这一次，他从一名军人变成了一位民警、一名党员，有了新的责任。

下午4时45分，妻子传来照片，小女儿顺利出生了。看到那个粉嘟嘟的小团子，梅祖彬满心的踏实和温柔，出警时劝人回家，语气也多了几分柔软：“你看，这是我女儿，刚生出来，我都没能赶回去。有什么等不及的呢？只要大家健健康康的，什么都来得及！”



梅祖彬在高速卡口执勤。

3

“他们都是我努力要保护的人”

作为一线民警，梅祖彬每天要接触各种各样的人，包括从最危险的地方过来的人。

庵东有一个工业区，以往到了这个时候，各地的新宁波人陆续回来上班了。而今年，低估了风险的人们拖家带口大包小包地赶到时，工厂大门紧闭，小区不让进，大家都在门口耗着。

深夜无处可去，见到民警，有人脱了口罩激动地大喊，有人抓着他的手求他想想办法。梅祖彬也想拉开距离，也想屏住呼吸，却只能稳稳地站着，口罩贴在鼻子上，深深地一起一伏：“你别急，这里进不去，我们来想别的办法。”

这种感觉，让他又想起三四年前在非洲执行维和任务的时候。那时利比里亚还是埃博拉病毒的疫区，那种病要凶险得多。

感染者先是高烧、头痛、肌肉疼痛，然后呕吐、腹泻，最后出血而亡。部队每天出门也像现在一样全副武装。虽然心里害怕，可是当热情的非洲人民前来拥抱的时候，他们还是淡定地回应，而不是远远地逃开。

“我们的敌人是病毒，而不是有可能感染病毒的人。”那时他这么想，现在也是。

这些天他感受到了很多人的热情和善良，执勤时有人送水、送口罩，元宵节，有人深夜送来了热腾腾的汤圆——“这都是我努力要保护的人”。

但如果有些人没有引导好，就可能会成为受害者，或病毒的帮凶。

这些事，总有人要去做。这20多天来梅祖彬没有睡过一个整

觉，挨家挨户地排查，把捋不牢出门遛达打牌的居民劝回家，为来自重点地区的外来人员安排隔离，或者买好火车票劝他们返回……

梅祖彬说他愿意冲在第一线，尽好一个党员、一个民警的责任，这不仅仅因为他去过埃博拉的疫区，比别人淡定一些，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只有这样，疫情才会尽快过去，他才可以回家好好抱抱两个孩子，带她们去看看外面那个热热闹闹的世界。

“我有我的责任，但我真的还算一个顾家的男人。”采访最后，他笑着说。这几天执勤的高速口，离他宁波的家77公里。平时哪怕加班，只要晚上9点前完成工作，他都会风雨无阻地开车回家。

记者 樊卓婧 毛雷君
通讯员 任宁 杨蓉 赵春阳 文/摄